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歴四年

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

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

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荊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荊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禀朝命恥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

多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忍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

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吏不肯招茍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敗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烏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

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吏難招誘令若因敗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敗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屻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敗獲

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説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别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盖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令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盖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

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傜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黄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傜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黄鄧昨邵飾等初招黄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

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令鄧和尚等若
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
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黄鄧先降其餘梏
麾可定令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
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
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
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帋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
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

而歳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令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廹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决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令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

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令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觧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恵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

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俏惟幸失之遂巳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蹉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

官茍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劫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効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

功効者絶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令若曲加輕沮則令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令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令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內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皃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

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
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别令吕覺根勘今
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糺正
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
曰謗讟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
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
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令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
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

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令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碎細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廹乏

用人一作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小橋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人一作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

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别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吴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别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恵必深今礪是吴育舉豈不懐感且吴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

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牓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

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無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過僭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

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

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一作待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

迷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茍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令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辨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

只字

後部下振諫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卻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令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縁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

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搉茶之外須至别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

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又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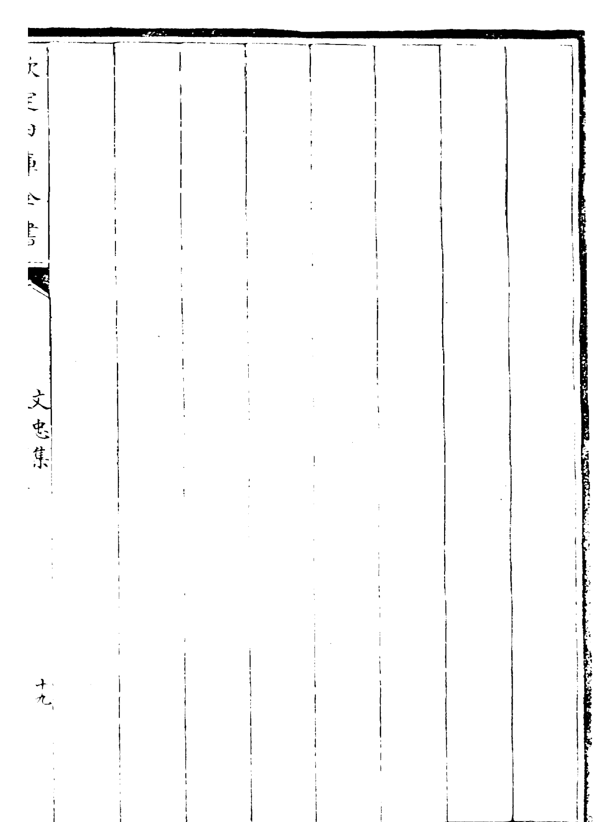
臣所説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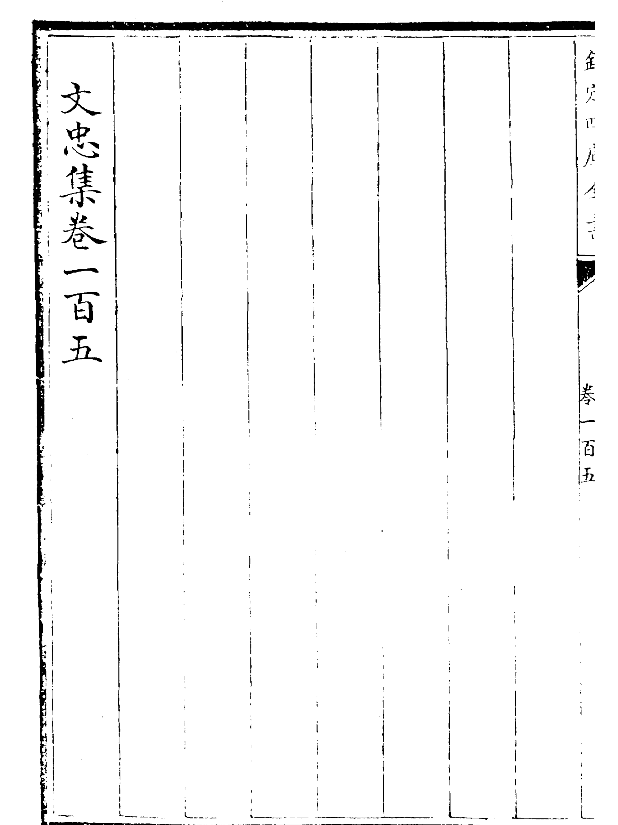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歷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令若縱

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令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絶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令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

地蓋小人無識只茍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乆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罷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十三百九十一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

議祖宗之制世一作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墮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恠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雖自躬親而

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一作論議庶有裨補一作助既復朝廷之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

遵禀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鋭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令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

允臣所請奏一作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閒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㸃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

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

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須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内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

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来遷内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寃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讐必與邊陲别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来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

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訐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

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契丹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滞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

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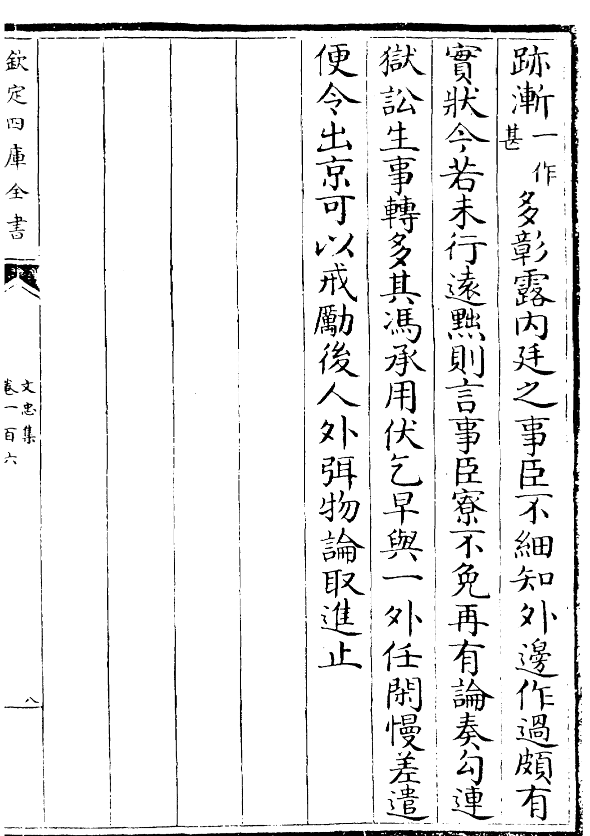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髠截頭髪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觧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

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寃枉一作之寃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寃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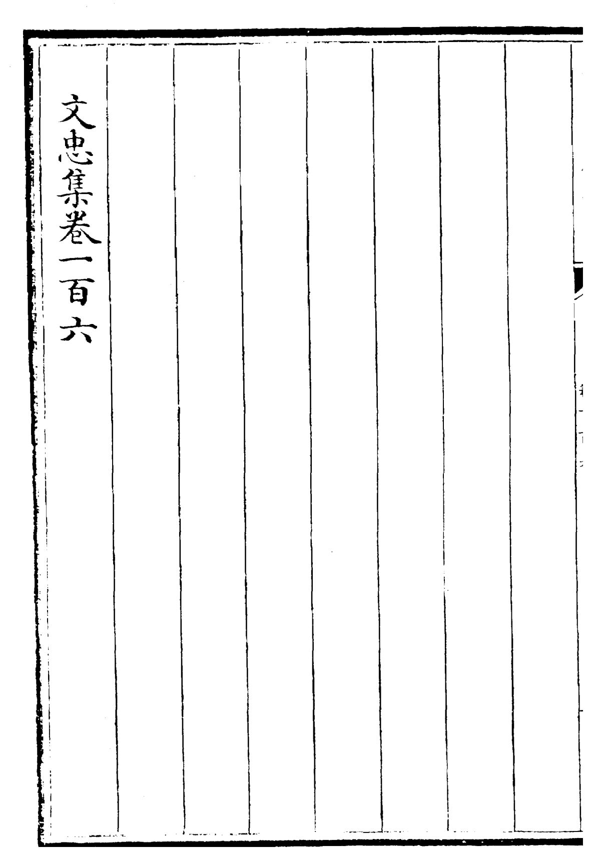
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强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内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内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一作奏劾陛下
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
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
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内
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令承用本因有
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
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来
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内已来舊



跡漸一作甚多彰露内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六

文忠集卷一百七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歷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

信其說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有一彼字被選之者皆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一作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茍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

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更一作過生疑異使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

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茍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歷

五年誤
寅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

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犇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一作偏長犇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

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一作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

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頻一作徒狥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

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値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来未有大臣如此

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

定而有更張事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令来臣寮指以為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免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

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論劉三嘏事狀 慶歷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為朝廷出一奇策坐而

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别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卻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朝邊臣為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絶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懐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

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為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蝦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絶蹤跡别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為辭此其可納三也三蝦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来則

彼之動靜虛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蝦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来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来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為三蝦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為誤計其失尤多且三蝦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

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嘏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歷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

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一作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上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一有者字臣請試辨辨字一作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

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

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

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

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恠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近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常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乗釁遠盟而動其書

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恥八字一作力思雪恥沿一作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

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為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方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

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思君一作寵至常榮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修昧死再拜

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為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為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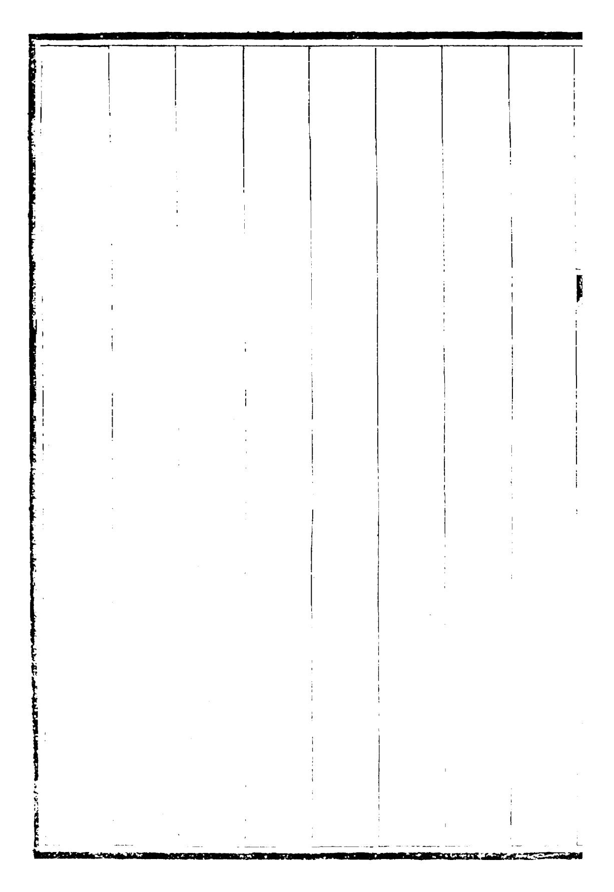
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蹟元用貴國按慶歷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為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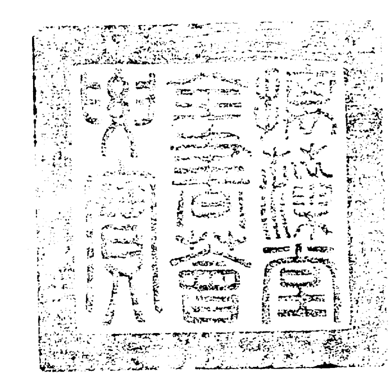
文忠集卷一百七

謹案卷一百五第十二頁前二行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刊本誣訛誤據别本改

卷一百七第九頁後六行可以辨也别本作可見其不為朋黨也

第十一頁後五行而猶遲緩自疑刊本疑訛遇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謝　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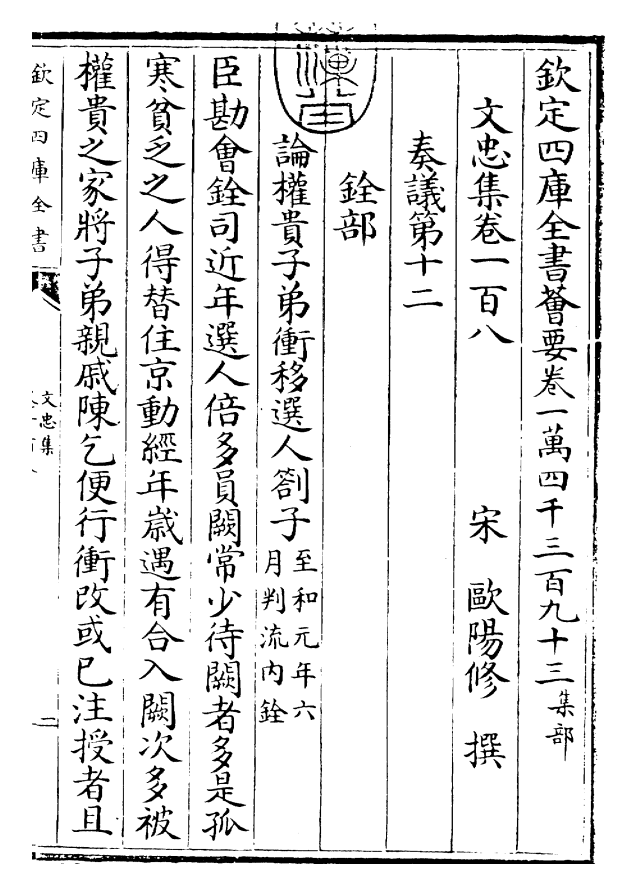
謄録貢生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三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八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二

銓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 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内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

(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繞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覷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

久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

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廵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遠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為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絕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歷狀 嘉祐四年 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一作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一作排）以月日（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一作取書）也加以日曆時政

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一有於字廢墜矣一無此字臣竊聞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

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縁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為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

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巳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一作記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一作官情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遅滞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

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踈决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

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踈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盖為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及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宫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觧

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於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

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后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

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昬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昬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

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乆矣而綱紀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

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

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揺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

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

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

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

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倉惶群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為國歛怨舉事輕脫為害

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盖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

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歳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

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一無為字於災旱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

决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决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横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决流（一作流决）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

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虚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摇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毁屋無復生計流亡盗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

道可復乞候一作侯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葢為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為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契丹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

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為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毁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伯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八

文忠集卷一百九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三

翰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 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内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

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為大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禄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為將

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宮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宮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别無恩例只自慶歷八年剏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轉充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為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巳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

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歷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為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侥

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叙勞酬奬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曽上言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

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
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
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
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已
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
況諸處神御殿當盖造之初務極崇奉棟宇堅壯莫不
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来不住修換昨開先
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

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獎恩澤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奬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淨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為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為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畧見大槩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

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為能臣竊見累年天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是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

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及字一作止外）其未修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別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為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當坐之處近聞為無（一作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他所陛下尊為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為將良材美木俯狥小人並於不急處枉

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進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遠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一作聰）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

破矣且開六塔既云减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縁尚告危急此則减水之利虚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减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一作之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决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

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一作流乎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横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横壠既決水流

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横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横壠兩河故道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

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髙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縁而頻淤横壠之口亦何縁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一有所字不能必則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

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為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

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濵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一作注增治

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一作北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

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 一作論六塔河 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

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雖一作大而其害未至止一作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

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辨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

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

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一作為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獘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

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濵棣德愽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

久又淤高流行梗一作鯁澁則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决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

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恩兾之人令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兾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兾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兾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

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

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於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盖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盖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

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恱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

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

卒之際為軍士所廹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

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咨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密知陳

文忠集卷二百九

州